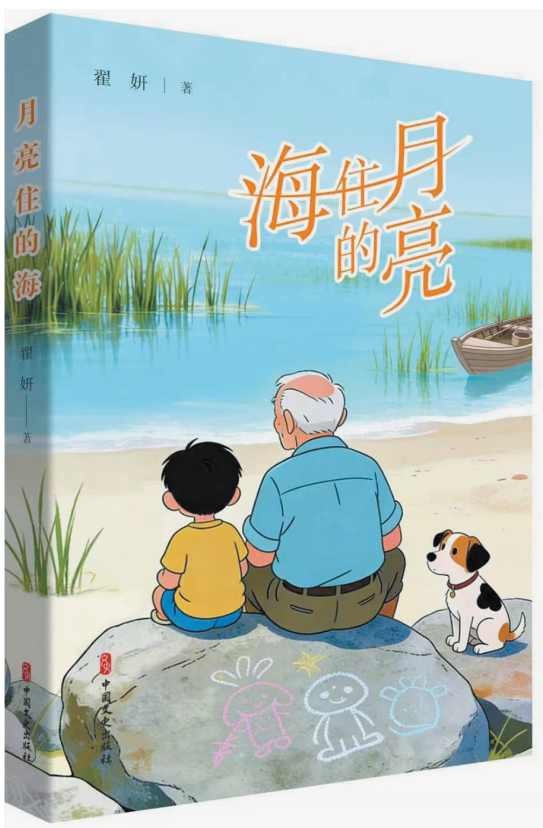




以纯真诗心构建自然成长的心灵港湾

——评翟妍儿童文学《月亮住的海》

杜波



知方式。小喜对颜色敏感(用彩色画笔在石头上作画),认为自然万物有灵(与二喜、喜鹊、大鱼对话),他的恐惧、孤独、对母爱的渴望(关于月亮里妈妈的想象),都因其生命的有限而显得格外浓烈与真挚。疾病在此非但不是叙事的障碍,反而成为了开掘儿童心灵深度与强度的独特棱镜,让读者得以窥见一个在生命倒计时中的幼小灵魂,如何以惊人的诗意与想象力,努力理解死亡、亲情、友谊与分离。

■突破儿童文学中“配角脸谱化”的窠臼,重构叙事层次的丰富性

小说巧妙地编织了多重叙事层次。底层是严峻的现实线:小喜的疾病、爷爷的老去、木屋的拆迁、经济的困窘。中层是爷爷与小喜共同维护的保护性神话层:大鱼驮月、月亮里住着妈妈(嫦娥的仆人)。这一层是他们对抗残酷现实的精神武器,充满了民间传说的温情与幻想色彩。

最令人惊喜的是,翟妍引入了现代童话的叙事装置。白晨来讲述的《出走的小猪》寓言,不仅是一个劝谕故事,更是一面映照现实的镜子。小猪因厌学、懒散而出走遭遇挫折的情节,反向映射了小喜因身体无法“正常”上学而产生的内心焦灼与对外部世界的渴望。大鱼在梦中承诺实现小喜一个愿望的桥段,则直接采用了童话中“精灵报恩”的模式,将小喜深层的心理诉求(见妈妈、寻求解脱)以超现实的方

式外化。这些童话元素的“介入”,并非逃避现实,而是以一种轻盈的、符合儿童认知的诗意逻辑,处理了现实中最沉重、最难以直面的部分(如死亡、遗弃、永恒的缺憾),形成了现实与幻想交织、苦涩与温暖并存的独特美学风格。

■翟妍的语言童真且澄澈

翟妍以纯净的笔触,摒弃繁复辞藻,将乡土细节铺展在读者眼前,散发出“自然人”现代救赎的微光。

小喜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为一个未被现代社会规训的“自然人”。他生活在爷爷用故事和隔离营造的“前现代”童话时空里,与狗、鸟、鱼、风、树对话,他的价值观源于爷爷口述的民间传说与他的自然观察。然而,随着身体成长(心理认知的发展)与外部世界(上学孩童、工程建设)的介入,这个封闭的“自然王国”必然面临瓦解。木屋的拆除,象征着他原始乐园的终结。

但小说的可贵之处在于并未停留在对逝去田园的哀悼中。农业专家白晨来、“无脚哥”企业家潘嘉明的出现,代表着另一种现代性力量——科技(改良盐碱地)与资本(农业公司)。他们最初是作为破坏者(需拆木屋)与遥远的“大人物”登场,最终却成为了善意与希望的化身。白晨来的友善、潘嘉明对画的珍视、社会各界为孩子募捐治病,尤其是最后众人用木头与泥土与小喜拼出“大鱼驮着妈妈”的梦幻场景,都指明了一种可能的路径:现代性并非全是童年诗意的敌人,它也可能在认识到“独特性”的价值后,以一种充满人情味与创造力的方式,参与对残缺生命的抚慰与梦想的成全。稻田变成“稻海”,既是对小喜诗意的回应,也象征着一种人与自然、传统与现代达成和解的希望。

翟妍没有让疾病的阴影吞噬全部光亮,也没有让乡村沦为悲情的符号。她通过对一个“非常态”童年深入肌理的刻画,通过对神话、童话与现实主义叙事的娴熟编织,成功地构建了一个属于小喜的、短暂却永恒的心灵港湾。这个港湾由爷爷的爱、自然的灵性、幻想的温暖及最终来自现代社会的善意共同构筑而成。它告诉我们,生命的价值并非唯以长度与“正常”来衡量,每一个“独一无二”的灵魂,都值得被看见、被呵护,并以最富诗意的形式,抵达其所能想象的彼岸——哪怕那个彼岸,是月亮住的海,是稻浪翻滚的梦,或是大鱼驮起的、奔赴星辰的永恒旅程,更是永恒居住在现代化浪潮中未被湮灭的、对世界最初的纯真凝视之中。

更为重要的是,作品提出了一个根本性问题:文学究竟能给成长带来什么?翟妍的回答是:激活孩子们对“有意义的人生”的向往。这种向往更展现了一种以纯真抵御虚无、以诗意照亮残缺的写作伦理,让这部作品以其真诚的创作态度和扎实的文学质地,为儿童读者提供了一份珍贵的成长资源。这或许正是中国儿童文学寻求本土化叙事路径的一次有益且成功的尝试。

震撼,不是因为他写出了矿洞的幽深,而在于他写出了人类在极限处境中的尊严与光芒。

向生活敞开,不要急于收割

素人作者的优势在于经验的鲜活,不足是经验有时显得过于封闭——写得太“实”,容易沦为流水账;写得太“自我”,又难以和读者共情。如何将个人经验转化为普遍经验,实现从“我”到“我们”的跃升,是写作不因于具体经验的关键一步。

这就需要自觉在经验中注入形式的力量。同样一段清洁工日记,可以是乏味的流水账,也可以是诗性的发现;同样一段育儿经历,可以是抱怨式的倾诉,也可以是充满张力的叙事。形式的自觉,是将经验从“素材”变成“艺术”的必经之路,也是对经验的反思。反思经验,不是让创作者远离经验,而是让创作者在经验中保持清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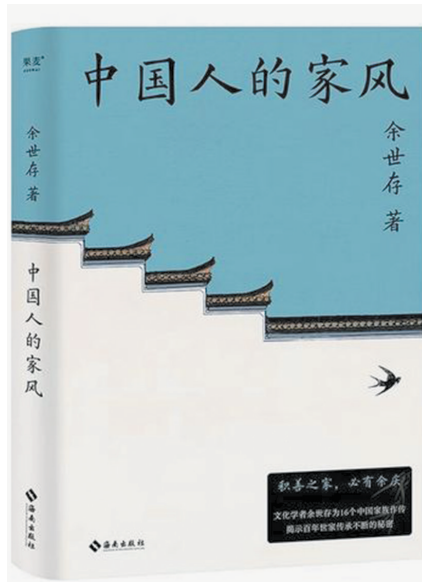
短视频时代,每一个人都是潜在的“讲故事的人”,每一个15秒的片段都在争夺观众的注意力。影像的直观性与即时性,是文字难以比拟的。当“经验”能以更直接、更生动、更具感官冲击力的方式被呈现,文字的价值何在?

这正是文字的力量需要被重新认识和珍视之处。短视频的“真”,往往止步于即时的感官冲击和情绪的瞬间共鸣,更多展示“是什么”,不太追问“为什么”和“意味着什么”。而文字的“真”,在于它能穿越表象、抵达内心,它记录的不只是电焊花骤然炸开的炽热,更是炽热下那份专注的孤寂与对未来的想象;它描摹的不只是皴裂的双手,更是这双手曾抚摸过的日子与艰辛。文学经验的价值,不在于与影像争夺呈现时的速度与直观,而在于通过沉思和共情,将个体的、碎片化的经验编织进更绵长的人类精神谱系中。

经验会在写作者的心里完成缓慢的发酵,进而召唤出更多尚未明确和体验到的内容。因此,从经验出发,需要一种向生活敞开却不急于收割的耐心;而所谓超越经验,则是要调动起那些沉睡着的记忆,让它们彼此碰撞、融合、升华,最终抵达的,不是个人经历的平面讲述,而是一种有共鸣力的、能够联结个体命运与人类境况的叙事。当这种保留着历史重量和时代记忆的经验开口说话时,它说的不是我,而是我们;不是此刻,而是所有曾经的此刻。真正的写作,应该从这里开始。

(作者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原载《人民日报》2026年7月28日第20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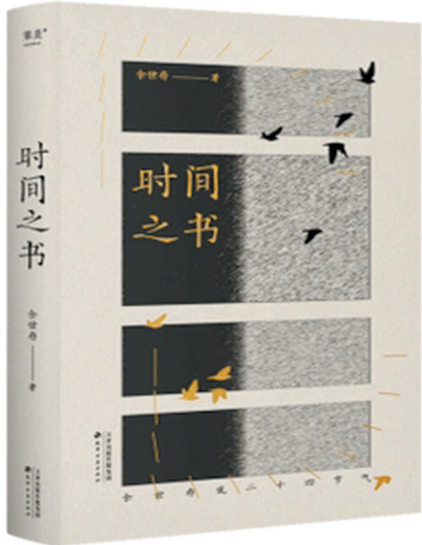
新书推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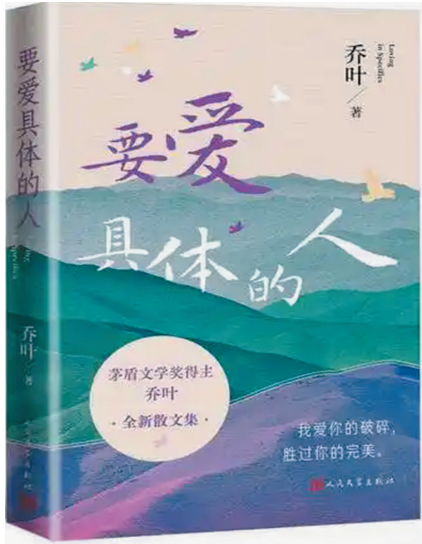
由文化学者、作家余世存推荐《中国人的家风》。本书是作者写给当代人的个人成长、家庭教育读本,讲述了16个中国家族横跨数代甚至数十代的传承故事,论述“家风”之于我们人生与社会的深刻影响。揭示百年世家传承不断的秘密,引领读者感悟“家”在个人成长过程中的羁绊与助力。



由故宫出版社社长、新华网悦读推广人果美侠推荐《故宫还可以这么看》。本书通过100篇故宫主题文章,包含紫禁历史篇、建筑构造篇、华彩文物篇、中西交流篇四个部分,以专业的视角、丰富的内容、独特的呈现形式,带领读者领略故宫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多元的文化内涵。书中包含大量未公开的内容和珍贵老照片,仿佛打开了一扇通往故宫神秘世界的大门。



这本由文化学者、作家余世存编著的《时间之书》是了解中国二十四节气和传统文化的入门书和经典佳作,是作者书写的属于中国人的“时间简史”。该书以宏大的笔触和独特的视角介绍了节气在天文、气候、农业、养生、历史、美学、哲学观念等方面的常识。



由茅盾文学奖得主乔叶推荐《要爱具体的人》。本书是乔叶全新的散文集,是她细微体察当代人内心后写下的文字,是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中捕捉那些富有诗意而温暖的瞬间和细节。她娓娓道来的文字,展现着人们面对生活时最坦诚、最细微的情绪与情感——万事万物都理应是美好的、雅致的,那近在咫尺的平凡生活,其实才最值得我们慢慢观察和品味。在这太多不确定性的世界里,爱,要涌向那些真实而具体的人们。

(来源于新华网)

“经验”贬值了吗

谢有顺

经验是鲜活的,也是有力量的。经验的取得,来自创作者“肉眼凡胎”的观察和体验。一些人以为的素材枯竭,其实是我们捕捉、理解并深化经验的意愿和能力在衰退。

在信息奔涌的数字时代,“经验”这个文艺创作的古老基石,似乎正在经历贬值。借着网络游天下,足不出户知万事,这种便利在消弭认知差距的同时,也稀释了直接经验的浓度。很多创作者觉得,能让读者心跳加速、灵魂战栗的故事越来越少,读者的情感燃点也越来越高,果真如此吗?

远方不再遥远,经验却陷入同质化循环

德国文艺理论家本雅明在《讲故事的人》中提出经验的贬值。他追溯了讲故事者的两种古老形象——安居乡里的农夫与周游四方的水手,前者了解当地掌故传说,后者带来远方的故事,二者共同塑造了一种在空间和时间上的遥远感。但到了本雅明所处的时代,新闻报道的兴起使“远方”消失了,人们只关心身边的事情,那种通过口口相传累积起来的、具有教化意义的集体经验,被信息的即时性与碎片化取代。

将近一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似乎经历着升级版的经验贬值。短视频让每一个人都成为“水手”,手指一划,便能抵达世界的另一端;算法推送让所有的“远方”都不再遥远,经验却因此陷入同质化的循环。每个人都能“看见”一切,“看见”本身便失去了重量。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意外走红,给了我们另一种启示。这部素人出演的方言电影,没有刻意催泪,拒绝戏剧化冲突,暮年相逢说着家常话,彼此牵挂却隐而不发。它受到的欢迎表明:贬值的并非经验本身,而是那种靠套路堆砌、算法编织的二手经验。写职场便是格子间里的勾心斗角,写情感就是短视频式的狗血反转,人物不过是网友的“嘴替”,情节大都是被反复设计过的“爽点”和“痛点”,这些二手经验是光滑的、景观化的,像塑料花,看着鲜艳却无生命。而那些怀着敬畏之

心,愿意扎根生活、沉潜数年去打磨一个细节、去理解一颗灵魂的经验书写,并没有贬值。

经验的力量,也是存在的力量

经验是鲜活的,也是有力量的。尤其是一种有痛感的经验的取得,往往不是理性思考的结果,而来自创作者“肉眼凡胎”的观察和体验。近年涌现的素人写作就说明,从身边最熟悉、最有感受的经验出发,始终是文学获得现实感的有效方式之一。

马克思说:“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从亲历中得来的具身经验是一种特殊的写作资源。王计兵送外卖,胡安焉送快递,范雨素做家政工,瑛子做保洁,陈慧摆摊,陈年喜是矿山爆破工,他们只写自己日复一日的生活,情感与细节在单一经验中不断沉淀与结晶,当经验趋于“饱和”,一些我们之前并不熟悉的面容就开始变得生动而尖锐。这种源自生命本真的粗粝、直白与诚挚,恰恰是任何文学技巧、繁复修辞无法替代的,它重新擦亮了“经验”在写作中的光泽,并证明有感而发仍然是最为朴素的写作真理。

经验的力量,也是存在的力量。新大众文艺的创作者,很多就是依赖经验的力量来打动读者。它带我们理解那些沉默的生活,有多少个“我”,就有多少种可能。一些人以为的素材枯竭,其实是我们捕捉、理解并深化经验的意愿和能力在衰退。双目失明的作家吴可彦说“扎到泥地里去,写出摸爬滚打的文学”,一个“扎”字,正是当下许多专业创作者所缺失的。

但也必须警惕:当“素人”成为一种标签,“素人写作”成为一种类型,经验的独特性也有可能成为套路。真正的素人写作,不能仅仅满足于个人经验的记录,而要将个人悲欢的小叙事放到时代的坐标下审视,从一个人的命运沉浮中映照一代人的生存图景。不是因为我是外卖员所以我写诗,而是因为我有生命体验要表达;矿工的诗令人